



书坊周刊



找记者 上壹点
A14-15

齐鲁晚报

2021年3月6日
星期六

好
读
书
读
好
书

□美编：陈明丽
□编辑：曲鹏

如果生命的坠落是以遗忘开始，
妈妈，我和你的故事将会颠倒发生——
我将再一次以女儿的身份，
重新读懂“母亲”。
《给妈妈当妈妈》通过35篇陪伴手记，记录了作者陆晓娅从母亲初现认知症（过去又称“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老年失智”等，目前国际上逐渐用“认知症”“认知障碍症”指代认知和记忆退化方面的疾病）端倪到离世的这段生命历程中，她身为至亲的整个陪伴过程。面对罹患认知症、逐渐失去感知力的母亲，她开始摸索着给妈妈当起妈妈。这是一部在女儿与母亲的角色互换中，重新诠释“爱”的生命纪实。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陆晓娅 著
《给妈妈当妈妈》

当独立女性遇到认知症母亲—— 我给妈妈当妈妈

□陆晓娅

“最漫长的告别”，记不得哪本书里这样形容认知症患者和他们亲人的别离。

如果亲人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离世，这样的痛苦真的是天塌地陷。但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却要眼看着亲人身体犹在，心魂却已飘然远去，那又该是怎样一种痛苦呢？

这半年，在外人看来，妈妈的身体似乎没有多大变化，甚至还让人感觉“精神”了。但是只有我们知道，她正以一种不易觉察的速度继续衰弱下去：她走路更慢了，说话声音更小了，在床上的时间比以前多了。看着她的样子，我常会想到近些年很流行的一个词——“能量”。妈妈的能量快要无法支撑她身体的运转了。

但比身体衰退得更快的，是她的心魂。我分明已经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她的心魂正在渐行渐远，慢慢地离开我们，离开她熟悉的家，向着那片陌生的、神秘的、我们难以企及的世界飘去。



年幼的陆晓娅在妈妈的怀抱中

是的，我回家的时候，她还会露出笑容，不过直觉告诉我，她并不是在对着“我”——她的大女儿笑，而是对着一个向她表示友好的人笑。“我”和院子里那些老同事老邻居们，对她大概没有多少不同了。

和她并排坐在沙发上时，我也分明感觉到，她其实已经“感觉”不到我的存在——不是看不见我这个“人”坐在那里，而是感觉不到我对于她的特殊意义。原本就不太会主动亲近孩子的妈妈，现在的情感就像秋冬时节的沙漠河流一样，正在变得越来越细，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彻底断流。

阿姨总是安慰我：她还是能分得出来家人的，你们回来她就会围着你们转。

“转”，是妈妈现在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在天气不好无法散步的日子，早已不能读书读报，早已看不懂电视的妈妈，便以这样一种姿态在家里转来转去：睁着有些空茫、有些忧伤的眼睛，瘪着嘴角，紧紧捏着自己的衣角，从这个房间转到那个房间，用手摸一摸床单，碰一碰挂着的毛巾，拽一拽晒衣架上的衣服……我总觉得，这些看似无意义的动作，对她其实是有意义的，能让她在恍恍惚惚中，感觉到自己还在生活，甚至好像还在操持家务。

有时候，她的确会跟着我，我去别的房间，她也跟过来；我去上厕所，她站在厕所门口不走。我会忍不住猜想，她是想和我这个女儿在一起呢，还是因为无聊才做我的影子？或者是出于不安，才本能地跟在一个移动的物体后面？

我注意到，这两个多月来，她多了一个动作：没事的时候，她就会紧紧拽住自己的衣角，就像一个来到陌生之地的小女孩。

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让我意识到，她变得更加不安了。

慰藉物，我想到这个词。维基百科上说，慰藉物是一种物件，用来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尤其是在不同寻常的环境里。

妹妹小的时候，总要带一块小手绢在身边，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非吻着小手绢方能入睡。那时我还不不懂什么叫做慰藉物。到自己有了女儿，人们已经发明了“安抚奶嘴”，我也知道带女儿去别人家住的时候，一定也要带上她的小被子，那会减少她在新环境中的焦虑。

现在，84岁的妈妈也需要慰藉物了，因为她每天都处在“不同寻常的环境”里——大脑的衰退已经让她不能识别出熟悉的信息，哪怕是在住了近30年的房子、住了半个世纪的院子里！当一切都变得陌生，陌生到让她不知身处何方时，那捏在手里的衣角，成了她抵御惶恐的秘密武器。

我收拾自己抽屉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儿小手绢，我想，妈妈会不会更喜欢手绢呢，就像妹妹小时候那样？于是洗干净，告诉阿姨让她试着塞给妈妈。谁知道，半个小时之后，这条手绢就不见了，之后阿姨在妈妈的裤裆中找到了它！

也曾经试过给妈妈一个娃娃，但妈妈始终对娃娃不感兴趣，从未主动抱过娃娃。我想这也不奇怪，我们几个孩子都不是妈妈亲自带大的，她缺乏抱孩子这样的躯体记忆和心理体验，内心没有的东西如何投射到外部啊！

妈妈的心脏、血压都很正常，也许还能活很久，但我们怎么才能留住她的心魂？怎么才能让她的情感不要像马航的MH370那样失联？

对于我来说，一想到这个被我称作“妈妈”的女人再也认不出我，再也感受不到儿女们的关心，再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同样觉得非常惶恐：我该怎样和这样一个身还在，心已远的妈妈相处？

语言早已不能帮到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维系联结的只有身体了。

好在，几年来陪伴妈妈，给她洗澡、带她散步，我们彼此已经从从不习惯身体接触，变得能够自然地给予和接受身体的接触了。从清洗身体，到拉着手，再到抚摸和拥抱，我们彼此的童年未曾得到满足的肌肤饥渴此时得到了满足。

在家和妈妈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不管说话不说话，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手拉着她的手。我想，比起手绢来，这只有温度的手，应该更能让她感觉到陪伴的温暖吧？

我们常常就这样拉着手坐着，通常是我故意找个话头逗她说话，然后她就开始用我听不懂的AD语“回答”，我再抓住一两句能听懂的话，故意设问，然后她又开始一段语言神游（我一直很好奇，她说的这些我听不懂的话，她自己明白吗？是否她拥有一套自己的内心语言，其实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组织起句子了？）。其实妈妈在语言神游的时候，我也很难集中注意力，就像一个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孩子，会开小差或者打瞌睡一样，鸡对鸭讲的对话真的很难坚持。我也早已没有什么“功利心”了，这样和妈妈聊天，不是要聊出什么，只是为了和她坐在一起，拉着她的手，让她感到不寂寞，不孤单，有人在陪伴而已。

当然，外出散步的时候，我一定是拉着她的手的，倒不是怕她丢，因为她现在的走路速度，无论如何也跑不出我的视线了。拉手，既能增加身体上的安全系数，让她不会摔跤，也能增加她心理上的安全系数，让她知道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不会被丢掉。

每次散步回来，我的手都红红的，那是被妈妈攥的。有时因为被妈妈攥得太疼了，我也会抽出手来，再换另一只手“值班”。拉着我的手的妈妈，其实就是一个害怕失去妈妈的孩子，她要使出吃奶的劲儿，不让我这个“替代妈妈”离开啊！

我知道，她想拉住的，不仅仅是我的手，也是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妈妈在努力，用她的方式努力和这个世界保持联结。我们也在努力，用我们的手，紧紧地拉住她，拉住她的身体，也拉住她的心魂。

她更是女人 她是妻子、母亲、女儿

近两年，处于性别困境中的女性成为许多公共话题讨论的焦点，与此同时，诸多的出版物也开始聚焦女性话题，这个时代的女性的话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听见、重视，引导着更多女性对自身处境的觉醒和反思。

《诗人X》
[美]伊丽莎白·阿塞韦多 著
刘怀昭 译
乐府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美国女作家伊丽莎白·阿塞韦多处女作《诗人X》是一部将诗歌雕琢成故事的著作，直面所有女性无法避开的艰难成长。15岁的多米尼加女孩苏美拉随父母移民美国后，在最普通的高中念书，却因火辣的身材经常受到同学的注目。她外表安静，内心火热，面对成长的困惑及与母亲关系的日益僵化，一直都默默承受。于是，她开始写诗，并寻求在诗句中释放自己，也渐渐在外界的种种“质疑”中找到内心的声音……

《普通婚姻》
荞麦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对生活在二线城市的年轻夫妻，他们对于一个理想的世界，各有想法。夏玥从事媒体行业，身上残留着行业最后的激情，幻想着改变世界。方晨追随上司创业，与传统体制越走越近，自以为进入了一个了不起的领域，这种感觉却随即变成了羞耻……这部名为《普通婚姻》的小说有关婚姻，却没有传统婚姻中的一切，比如金钱问题、婆媳关系和第三者，而是从女性视角讲述了一个年轻女性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与婚姻生活中获得那个叫做“自我”的东西。

《爱说教的男人》
[美]丽贝卡·索尔尼特 著
张晨晨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本文集的创作缘



起是女作家亲身经历的
一次“男性的说教”：在一次聚会上，一位男士对着作家本人滔滔不绝大谈她新近出版的关于摄影的一本书，即使他对该书的内容一知半解。索尔尼特在本书中有力地印证了男性如何长期霸占说教者和审判者的位置，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女性的声音和观点则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甚至不可信，这种错位和扭曲导致女性几千年来被动噤声。从触目惊心的强奸文化，到结构性的家庭暴力，再到桑塔格和伍尔夫在“不可知性”上的分歧，作家通过犀利的论述，审视了针对女性的制度性暴力是如何通过厌女语言，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和对性别暴力的美化等而持续得到强化。

《给贤南哥的信》
[韩]赵南柱 等著
简郁璇 译
文治图书花城出版社

以《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赵南柱为代表的七位韩国女作家联袂书写的七篇将女性置于故事核心的文学力作。在作者看来，没有任何痛苦是身为妻子、母亲、女儿的女人理应承受的，而在现实中，恋人之间的性别隔阂、婚姻生活双方家庭的博弈、年老后的价值观冲突，每一条都是悬在女性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